



年五十五

釋生遠 著納凡

行印局書界世

1004990

复旦大学图书馆

876.59

5506

【海】

【海】

【海】

【海】

【海】

【海】



FUDAN

JE3 30000637705 复旦图书馆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九月出版

十五年（全一冊）

（每冊定價銀六角）
（外埠酌加郵費）



不准翻印

原	譯	出	印
著	述	版	刷
者	者	者	者
法	遠	世	世
國	界	界	界
兒	書	書	書
納	局	局	局

發行所
上海各埠
世界書局

序

這一冊十五少年的原著者，是法國小說家凡納（Verne）這裏譯的，是根據日本森田思軒氏的譯本。「轉譯」本不是一件值得稱贊的事；但只這一個轉譯，我覺得非常的有價值。因為森田氏的這一冊日本文的十五少年，在日本已成了一冊名譯。關於這一冊名譯及原作，容我介紹最近改造社文學月報上木村毅氏的一篇十五少年雜記如下：

「當明治初期，文體有各派各別的分歧，有稱為逍遙調，鷗外調，篁村調，紅葉調等。思軒調在其中最占勢力，文學史家更都有這樣的定評，說十五少年是思軒調的最圓熟的作品。在明治時代的少年文學翻譯中，和小公子（列入「世界少年文學名著」中，即「美國少年文學名著」）並稱；在一般翻譯界上，也為屈指的名譯。其趣味真是無窮，像我在少年時代，曾經重覆的讀了十遍，即現在我也還有再去讀一遍的興味。」

「關於原作者。也容我說明一下。最近帝國大學新聞上有大內兵衛教授這樣說着，魯濱孫漂流記是勃興初期的平民階級的旺盛的生產力所結晶成的故事。凡納氏的小說，則是把同樣的觀念，更加精煉了一番才產生出來的一個「文學形態」；普遍雖稱作「科學小說」，但單此不能說盡它的內容。應把它當作是在科學的空想中，加進了旅行——其中尤其是航海的興味；是魯濱孫漂流記加上科學的興味。

一原來科學把封建制度打倒，同時也是使生產豐富了的基礎。航海是去開拓殖民地，獲得海外市場的中樞的武器，全是平民階級抬頭時的根本的動力。這一個動力影響到了文學上，成了以前的魯濱孫漂流記和近代的凡納那樣的小說。

有凡納那樣的傾向的小說，在十八世紀有法國作家亞都巴爾德勒米的青年阿納加爾西斯的希臘航海一作，都說是這傾向的先鞭。但凡納當然是一位天才的大成者，他的許多作品中，依我所讀過的範圍說來，要算這一冊十五少年為最有趣。

「明治文學最初的翻譯小說，有同是凡納所作的八十日間世界一週記，於明治

十一年出版，其後凡納的作品，便翻得很多。明治前半期譯書種類不下二三種；這是因為在日本那時也興起了資本主義，因而具備了攝取此種作品的條件。

凡納的作品非常的多，每個作品中，他都好似遍歷了世界般的，便是這一冊十五少年，讀者也會把他當作是一個了不得的旅行家；只是實際上並非如此，他原來是則在他桌上放着一個地球的儀器，據說是不大出書房的那麼一位並不去旅行的人。他的作品早為日本所翻譯，這事在外國也似早已知道；三十年前外國雜誌中有這樣的一段記事：

["If he (Verne) had made a tour of the world he would found his book on sale everywhere, translated into the language of the country, even in Japan and Morocco."]]

目次

- 一 大風雨——太平洋中一孤舟——不過是這樣的少年童子而已——陸影——船頭的喊聲……………一
- 二 新錫蘭的一餐舍——暑中休假——十四名學生——解纜之前夜——漂蕩——沙地之上……………一七
- 三 四邊的觀察——船中的食糧器具——灣北之岬——海豹——Penguin——東方的一條淺碧色——重派四名遠征委員……………三〇
- 四 東方的一片茂林——岩壁的背後——小河——手造的小舍——湖——第二小河——繫舟處——舟材之斷片——刻在樹皮上的字——一個大洞居——前住者的遺物——半島地圖……………四二
- 五 會議——移居準備——船身解體——木排之編成——貨物之裝載——

——解纜——法國人的洞——駝鳥——石中怪聲——虎黑失蹤——
奇事……………六〇

六 新洞之發見——怪物之本體——新宅之經營——命名式——大守之
選位——採薪——司樂灣訪問——洞內之商議……………七四

七 烈風——車之製造——駝鳥的騎行——征探隊的發程——第一夜——
——停宿川——家族湖之北端——寂寞的夢——酒樹與茶樹——第二
夜——野獸之來襲——未來的乳母與未來的良馬——歸來——兄情
……………八六

八 廢舍的建造——砂樣的樹——獵狐——司樂灣遠征——異樣的馬車
——海豹的油——耶穌聖誕節——來冬的準備——東方征探論——
征探艦的拔錨——東方川——兩岸的風光——欺騙灣——巨熊岩上
的眺望——雲耶山耶——弱克的懺悔——沉默的航行……………一〇〇

九 報告——南澤的一邊——珍禽異鳥——杜番的人望——投環之戲——

——口論後之拳鬥——傳書熱——六月十日的選舉——陰氣的冬天——

——溜冰——霧中人影………一一六

一〇 二少年的歸來——弱克的迷路——可怕的同行者——杜番的義務

——湖畔的露營——四人的分離——東方湖畔樹下的一夜——新宅

之選擇——欺騙灣頭的新殖民地——巨熊港——北部探察——北方

川——猿——山毛榛林——大風——破船與二人體………一三一

一一 闇中討論——天明——死體失蹤——舊金山之一商船——法人洞

之掛念——大紙鳶的製作——林中一婦人——圭兒的故事——七個

殺人盜——夜中航行——岸上火光——美洲虎——親切的溫和倨傲

的冰——四少年之歸來………一四四

一二 洞中情況——洞外形勢——人心恟恟——圭兒提案——武安之呻

吟——新式空中飛行機——夜中試驗——弱克的懺悔——漂流之原因——空中旅行——遠近的二種火光——紙鳶斷線……………一五九

二三 武安的復命——胡太患病——傳書燕的歸來——人心沮喪——駝馬之屍體——一個煙管——無風無雨的惡天氣——戶外叫聲——濕淋淋的一個漢子——伊範的故事——大苦戰……………一七五

一四 賽凡龍號的舢板船——哈諾凡爾島——說明與解釋——馬琪倫海峽——將來的計劃——目下的防禦——力取乎智取乎——兩個漂流水夫——夜半活劇——圭兒的慰安——福倍的審問——偵察隊的出發——第一第二槍聲——武安的失蹤——杜番的負傷——洞邊喊聲……………一九二

一五 二人被綁——危機一髮——福倍的改心——轟然一聲——林中探索——杜番病體——修復舢板船的工事——二月五日——三揚讚呼

——烟波渺渺——馬琪倫海峽之航行——葛雷非頓號——歸國——	二〇
我們所能學得的教訓·····	二〇



一 大風雨——太平洋中一孤舟——不過是這樣的

少年童子而已——陸影——船頭的喊聲

一千八百六十年三月九日的夜裏，彌天的黑雲，低壓下來，覆住了海面，闇闇濛濛，不辨咫尺以外。中間有一隻掠着斷帆怒濤，向東飛奔而去的小船，不斷的被閃閃的橫飛的電光照見其形。

船的容積，不滿百噸，是快艇的一種，在英國和美國被稱為 *Sloop* 的一種雙桅船。

船名司樂號，但曾經刻記着這名字的船尾的橫板，不知是觸衝了什麼，還是被浪濤沖洗，已剝落殆盡，無由再去辨認其所記之名了。

夜已過了十一點鐘。在這裏的緯度上，這期間夜並不甚長，一到五點鐘，便早已可見淡白的曉色。但天未明時，司樂號怎能免去那時的危險，風濤又怎能靜止。



船上有三個少年，一個十五歲，其他兩個都是十四歲，他們和十三歲的黑人的童子，拚着命合力把持着舵。

砰然一聲悽壯的響聲，同時來了一陣狂浪，似把船打擊了，船舵由四個少年拚了死力把握住，但忽焉逆轉，把四少年擲出數步之外。

一個少年說道：「武安，船沒有異狀嗎？」

武安徐徐起身，重把船舵把住，答道：「是的，沒異狀，吳敦。」又對第三個少年道：「但請用手把住，杜番啊，請勿灰心，我們得記着我們的自己的一身之外，還有我們所不得不顧念到的許多人哩。」又對黑人說道：「莫科，你沒受傷嗎？」黑人道：「沒有，主公武安。」

他們所操的，都是英國話，只武安一人所說的，很顯明的帶着法國人的口調。這時通着船室的梯子的門口，忽然開了，便出來了兩個少年的面孔，接着又出來了一隻柔馴的狗。那狗高吠了兩三聲，少年中的年長者，也不過十歲光景的說道：「武安，武安，是



什麼事啊？」

武安道：「沒什麼事，伊番孫啊，什麼事也沒有，回進去罷，快回到船艙裏去罷。」

其他年幼的一個道：「但是我們太害怕了。」武安道：「旁的人也這樣嗎？」「都

一樣的危害着哩。」武安道：「勿憂，回進去睡進被裏，兩眼閉住，這般便會沒什麼害怕，

便什麼可怕的事也沒有了。」

莫科道：「請注意，又有一個巨濤來哩。」

話還未完，便又有一個巨濤，突然來襲擊船尾，但幸而潮水尚未至湧進船艙。

吳敦稍稍厲聲說道：「回進去啊，你們兩人不聽我們的話嗎？」

兩少年剛回進艙裏，便又出來了一個少年，來到梯子的門口，「武安，你們不要我

們的助力嗎？」

武安道：「不要，馬克太，你們在下面看護着年幼的人罷。這裏有我們四人，已很够
了。」



在這樣的大洋中也可算最大的太平洋上，在這樣的暴風怒濤之中，在這樣的一隻船上，難道除了這幾個少年童子之外，便一個人也沒有了嗎。

是的，船上人只武安等十四個少年童子和一個幫助工作的黑人的孩子。照例在這樣的一隻百噸的雙桅船上，船員方面，至少總也得有一個船長，一個副船長，和五六個水手，但那裏却只有一個幫事的黑人莫科。這是什麼緣故？並且這船究竟又有什麼目的！想從何地到何地，以至遭到了這樣的巨風濤？如果其他船隻在海上邂逅了這司樂號，那裏的船長必定會覺得奇怪的來盤問，諸少年又必得充分的給他說明。只是這時海上，四方數百里之間，除了司樂號之外，一隻船也不見。

暴風雨其勢愈來愈兇猛了。風由疾風烈風一變而為颶風了。司樂號這時將被驚濤怒濤所吞沒。後桅早於兩日前吹斷，只留在甲板上尚有四尺高的一段欹立着。前桅雖幸未吹折，尚保得其全，但風勢愈急，少年等的力量，終至不能捲收其帆。因此滿帆被風所吹，一直從根抵起，不斷的左右搖蕩起來。如果前桅一旦倒了，則船只有坐被風濤



所恣弄，少年等當也只有束手等其覆沒，而無別法。

他們都睜開兩眼，凝視前途，只見暗暗濛濛沒一寸陸影，沒半點燈火。午前一點鐘將到，忽然一陣凄壯的響聲，高高的來自風聲怒濤之上。

杜番道：「前桅倒了！」

莫科道：「沒有，只吹斷了那帆罷了。」

武安道：「那末須得把那帆截去。吳敦，你和杜番留著看住船舵。莫科，你來助我一臂。」

莫科曾在船上做過僕役，自然多少總有些航海上的經驗。武安從歐洲來到濠洲的時候，曾航行過大西洋和太平洋，多少也總已學得了些操舟的知識。衆少年推他們兩人做這雙桅船的指揮，便是如此。

兩人的技倆，遭此厄難，更得證明了。他們來到前桅之下，檢查那裏的破損。帆因上邊的索，已被吹斷，翩翩漂於空中；幸而下邊依然緊緊繫帆桁。他們先把上邊的索完全切



去，把下邊的帆桁，放平到離甲板四五尺的地方，拿住了先前在帆桅的上邊的布的兩端，緊縛於甲板之上，他們這般做了，船便能比前更安穩的乘風前進。

他們在這時候，身將爲不絕飛越在甲板上的巨濤所沖洗，雖勉能支持避去，但不到五六回，兩人終至滿身淋漓。便回到船舵地方，却同時梯子的門又開了，出來了武安的弟弟弱克。武安問道：「什麼事，弱克？」

「來啊，來啊，船艙裏海水已在漏進來了。」

「真的嗎？」武安叫喊着，即刻下了船艙。船艙中央掛着一盞吊燈，在薄暗的燈光之下，有十個少年，有橫在沙發上，有畏縮的橫在臥榻上，八歲九歲最年幼的，也有恐怖得互相擁抱着的。武安道：「我們已將靠近陸地，沒有什麼可怕了，請勿擔心啊。」他這樣的鼓勵他們，便點起了蠟燭，仔細的檢看艙內，見有少許海水，跟着船的搖震，在座席上一往一來。只是繩索艙內，也不見海水漏入的罅隙，更追隨那濕跡，去到第二個艙裏，才發見了海水的由來，原來不息的冲着甲板的海水的餘滴，從甲板上的艙口，流進